

# 東北風雲錄

(十二)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陳嘉驥

## 大帥不受赤俄利誘

蘇俄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下，趁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民不聊生之際，發動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殘酷血腥的無產階級革命後。曾以人類平等，援助弱小民族共同打倒資本主義為口號，並聲明放棄帝俄時代一切不當利益與特權。共產黨並在國內展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舉凡沙皇時代的王公、貴族、大臣、地主、富商等均難逃浩劫。祇有少數人逃到俄國的隣國及我國東北與新疆等地；這些逃出的王室與貴族等，我國人習稱為白俄，而稱共產黨為赤俄。

在中國境內的白俄，雖多為貴族、地主、富商，但在逃難時携有大量錢財者並不多。有的白俄雖在哈爾濱經營畜牧、餐館、製糖等商業，但大多數白俄並無經商之能力，時日一久即兩手空空，生活難以為繼。這些白俄平素養尊處優，鮮有一技之長，男人多淪為小販、工人、車伕甚至乞丐，女的則多操賤業成為妓女。張宗昌全盛時，麾下即有一旅白俄兵參加中國內戰，轉戰華北的山東、安徽等地，倒也頗負善戰之名！

赤俄政權成立之初，曾遭西方國家集體杯葛，除不予承認外，並拒絕與這個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政權有任何來往。列寧為了打破這種國際上封鎖，曾於民國八年七月廿五日發表對華聲明，決放棄一切帝俄時所有在中國特權，也要求我國撤消民國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所發表響應日本、英、法的出兵西伯利亞海參崴宣言。但北洋政府並未予以理會。

民國九年四月二日，列寧所領導的蘇俄勞農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加拉罕到我國以一項公函送交北京政府：要求我國承認蘇俄勞農政府恢復邦交，蘇俄則準備將帝俄時代以侵略手段，在中國各地及東北地區取得的土地、租界、中東鐵路沿路的探礦與伐林權，以及俄國貴族、軍人、資本家取得的特權，俄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工廠，皆一律放棄歸還中國，不索取任何賠償。同時蘇俄勞農政府並表示，蘇俄決定放棄庚子賠款與領事裁判權等，但段祺瑞領導的北洋政府，以我國係協約國之一員，應與協約國採取一致步驟，未便單獨行動，予以拒絕，錯失收回權利大好機會。迄至民國十三年，直系曹錕、吳佩孚主導

的北京政府，才與蘇俄於是年五月卅一日簽定中俄議定書，雙方恢復邦交，這時蘇俄的勞農政府已經有效的掌握國內，情形大不相同矣。在民國九年時，蘇俄國內反共產勢力仍相當強大，以英、法兩國領導的國際反共措施，正相繼實施，尤其東方的日本竟然與兵西伯利亞的海參崴等地。這時，我國如與當時勞農政府交涉，一般相信包括中東鐵路在內的許多中俄問題，均可輕易解決。在民國十三年由顧維鈞總理與俄代表加拉罕所簽定的中俄議定書內，曾特別定明，蘇俄勞農政府不在中國境內宣傳共產主義，放棄俄國在中國治外法權，放棄庚子賠款，放棄在中國境內的租界，中東鐵路問題由中俄雙方另行舉行會議再行決定。不料蘇俄在中蘇復交後，視顧維鈞與加拉罕議定書為廢紙，不顧一切，自莫斯科派遣大批共產黨員到中東鐵路任職，企圖重新全盤掌握中東鐵路。

民國十四年張作霖的奉系軍隊，與直系的馮玉祥聯合，打敗直系的統帥吳佩孚後，控制了北京政府。蘇俄藉中國內戰擴大，北京政府面臨青黃不接之際，在中東鐵路問題上，違反中俄議定書，派

遣大批共產黨員到中東鐵路局任職，且多盤踞要津，企圖掌握中東鐵路，因此使張作霖至為憤怒。民國十五年一月廿二日，未經北京段祺瑞執政同意，中東鐵路護路司令張煥相，將鼓動煽惑鐵路局員工大罷工的俄籍鐵路局長伊萬諾夫拘捕並予扣押。護路隊士兵以強制手段恢復通車，並張貼佈告限令罷工即日停止，否則將採取嚴厲手段對付。

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隨向北京段祺瑞執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及張作霖分別抗議，要求立即釋放伊萬諾夫，以及立即停止對中東鐵路的軍事干涉措施，並謂紅軍已準備動員，不惜以軍事行動對抗。張作霖亦對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下達動員令，不惜流血以保障在中國領土內的中東鐵路一切合法權益。東三省各法團為擁護張作霖，以東三省法團聯席會議名義發表聲明：東三省實行三省聯治，制定聯治規約，推張作霖維持東北秩序。張作霖乃表明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後，北京執政府一切命令、條約，概不承認，意指對中東鐵路問題，將不聽從北京政府主張；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電張作霖及東北各界人仕，企望對中東鐵路問題慎重處理，以免引起國際糾紛。

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張作霖始與蘇俄駐奉天總領事，商定中東鐵路停止罷工立即通車及軍隊乘車辦法；張作霖並電張煥相將中東鐵路局俄籍局長伊萬諾夫釋放，此次爭端細節，兩國容後再會談全盤解決。到了一月三十日，中東鐵路始正式恢復通車，鐵路局懲罰罷工領導者，張作霖亦將中東鐵路護路司令張煥相免職，改派丁

超為鐵路司令。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這時廣州的國民政府亦隨國民革命軍北伐順利展開，亦派員北上；首批於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自廣州出發，並於十三日在武昌舉行國民政府會議。此際國民政府已瀕臨分裂邊緣，左派親共的有汪精衛、陳友仁、宋慶齡等多人；正統派亦即右派則以胡漢民、蔣中正、宋子文等多人為首。軍權雖由正統派蔣中正所掌握，但左派在蘇俄代表鮑羅廷鼓動下，其聲勢反有凌駕正統派之上的趨勢，武漢國民政府當時殆已為左派所把持。

### 自俄使館搜出證據

這時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認為蘇俄派在國民政府代表鮑羅廷所作所為，不但違反中俄議定書規定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且實際參與中國國內的政治與軍事革命，使中國政府無法再予忍受。張作霖乃下令北京軍警憲，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進入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將蘇俄大使館包圍，進行搜查蘇俄干預中國內政證據。同時搜查蘇俄所經營的遠東銀行，以及中東鐵路駐北京辦事處等地，檢出蘇俄赤化中國的重要秘密文件甚夥。當中國軍警憲進入俄使館後，俄使館武官處武官，立即將許多秘密文件縱火企圖銷毀，經迅速撲滅，故仍獲得許多證據。張作霖根據這些證據，下令拘獲中俄共產黨人李大劍等六十餘人，旋經下令將李大劍等槍決。（李大劍與先父繩祖公為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同班同學且同一寢室；李大劍被捕前甫由日本經朝鮮、經東北返國

，在安東時下榻安東地方審判廳先父處，先父曾勸其謹慎，不料未數月即遭橫禍。）

四月七日，蘇俄駐北京大使到北京政府向總理顧維鈞提出嚴重抗議，指軍警進入大使館內，事屬非常，嚴重違反國際公例，侵犯使館有如侵略蘇俄領土、有損蘇俄國家尊嚴，北京使領團領袖荷蘭公使亦在旁為俄國公使幫腔作勢。北京政府總理顧維鈞亦隨即向蘇公使也提出嚴重抗議，謂蘇俄公使館收容中國共產黨徒，紊亂中國治安，意圖顛覆民國政府，為國際公法所不容。蘇俄如此作為，已公然違反中俄復交議定書所列條款，並嚴重違反國際慣例，情節重大，中國實無法予以容忍，不得不設法予以駁止。嗣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渡黃河逼近北京；張作霖奉軍出關返東北時，在皇姑屯被日人炸斃，自此張作霖反俄行動告一段落。

### 父死少帥一心抗俄

張學良年輕時在瀋陽，常與瀋陽青年會外籍人仕尤其是美國人來往，多少吸收了一點美國民主思想；復因中國青年多受孫中山先生領導民族主義思潮，痛恨中國遭受外人欺凌，所以內心裏頗富愛國思想。

張學良繼承父位為事實上東北王以後，秉持其熱愛國家理念，於民國十七年歸順中央，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對日本的反對不稍假借。但當時日本富強正達顛峯時期，因此張學良於提出旅順與大連一租約已逾歸期一應歸還中國主張，碰了日本一個釘子後；不得不把收復旅順、大

連問題擱在一旁，將注意力轉而趨向在中東鐵路問題上，蓋當時亦俄得國未久，他似乎認為較易處理。據已故東北耆宿顧耕野先生敘述，對民國十八年中國與蘇俄的中東鐵路之戰，認純係當時中東鐵路局中國高級職員以「俄國通」自命，冒失盲進，只知逢迎張學良強烈反共心理，而不自量力的緣故以至釀成大錯。

俄國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下展開十月革命之後，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俄籍重要職員，不願接受蘇俄勞農政府領導，自動離職者甚多，張作霖逮捕俄籍局長伊萬諾夫後，局務乃由國人接管主導。因此，中東路局需要通曉俄語人才，於是將一批曾接受俄國教育人員引進路局中，並擔任了重要職務。這批人包括中東鐵路局督辦呂榮環、中東鐵路局理事會理事兼副局長范其光、理事李紹庚、理事兼外交署長張國仇、奉天督軍署秘書兼中東路局特派員鄒希左、理事兼中東鐵路局秘書劉澤榮、中東鐵路局總務處長夏仲毅等。

這批自命「俄國通」青年，進入中東鐵路局後，他們總認為共產黨以殘酷屠殺手段取得政權，基礎並不穩固，俄國人民仍普遍反對共黨。他們迎合張學良反俄思想，向張學良左右陳述，現在的蘇俄共產黨勞農政府，祇是一個紙老虎，不但人民反共軍隊在根本上也反共，只要有戰爭，蘇俄軍民即會自動起來響應，把赤俄推翻。因此，他們主張我國應趁機完全掌握中東鐵路，收回已失主權，中國當時以武力驅逐蘇俄人員出境，赤俄勞農政府不會也不敢與中國軍隊對壘。

東北當局根據以上所謂「俄國通」之見解，遂

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對蘇俄採取強硬的立場。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蘇俄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舉行會議，陰謀在華策動共黨宣傳，企圖赤化東北並逐步擴及全中國。東北當局乃下令軍警進入俄領事館內進行搜查，獲陰謀證據甚夥，乃逮捕領事館內人員三十餘人。莫斯科蘇俄政府為哈爾濱事件於六月二日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奉天當局立即釋放被拘俄人，否則將採報復手段；並於六月十三日增兵，在黑河（愛琿）對岸示威，逮捕大批華僑後，將海蘭泡中國領事館搗毀。蘇俄嗣見我國東北當局並無反應，一不作二不休，派兵將我國駐伯力領事館封鎖，嚴禁領事館人員出入並大捕華僑。張學良於民國十八年七月十日下午令，以蘇俄破壞中蘇協定，乃決定接管中東鐵路，將俄籍局長免職，封閉蘇俄遠東貿易局、商船局、商業聯合會、職工聯合會等。這時蘇俄態度略示軟化，聲明派遣交通部次長謝來布良可夫來華，談判中東鐵路糾紛事件。

東北當局本可就此下台階，以和平手段與蘇俄派來代表判談，以解決中東鐵路問題。無如那時東北主持鐵路局人員，昧於知己彼且好大喜功，極力慫恿當局採取強硬手段，主張和談者立即被冠以漢奸帽子，使人噤不敢言。這些人只知逢迎張學良收回主權主張，企圖僥倖成事，就可名利雙收升官發財。孰知一經接觸，蘇俄不但沒有內部反抗，且一致對外，還愈戰愈強，東北軍除了梁忠甲、韓光第兩旅長戰死疆場，以血肉之軀與堅甲利兵的俄人鏖戰，充份表現出中國人不怕死精神外，不久東北軍就頻頻失敗而難以為繼。

東北軍雖號稱數十萬人，但到黑龍江前線作戰者不過數萬人，無幾前線士兵因日本南滿鐵路杯葛東北軍運輸，即面臨後援不繼而彈盡援絕，損兵折將，將弱點充份暴露。不但俄國人因此將中國看輕，日本人也由這一事件，充份瞭解中國軍隊實力，同時加深了日本人趁張學良羽翼未豐時，澈底解決其侵略中國問題的信念與決心。因此，有人云民國十八年由中東鐵路肇發的中俄之戰，而導致了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信非虛語也！

### 弱點暴露日暗助俄

張學良與蘇俄的中東之戰，着在日本人眼裏，深深體會到，中國東北當局今日對蘇俄之態度，亦即異日對日本之態度。因此，日本雖未明目張胆幫助蘇俄作戰，但處處公然杯葛中國軍隊，並不准南滿鐵路運送中國增援軍隊北上。蓋南滿鐵路橫亘東北心臟地區，為交通之樞紐，日本藉保持中立為名拒絕中國軍隊使用，使張學良莫可奈何，而徒呼負負。民國十八年後，張學良加速東四路與西四路聯運，以包圍南滿鐵路，其主要原因在此！

日本人曾言，張學良與南京政府掛鉤，顯然東北將來必將全盤中央化，而為南京政府所統治，此為帝國政府萬萬不能容忍者。茲者，蘇俄在滿洲鐵路權被排斥，將來日本的南滿鐵路及利益或將有同樣遭遇，因此日本決採袖手旁觀態度，不加干涉。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大阪每日新聞稱：「日本務必對華暗示，中國佔領中東鐵路係非法行動，日本對中國種種解釋並不認為合法。」東京朝日新聞云：「中國指蘇俄企圖把滿洲

布爾希維克化之傳說，僅為強佔中東鐵路之藉口而已。蘇俄最初對與東北中國軍隊的衝突，顯得小心翼翼，深恐惹起日本之干涉，危及其遠東領土之安全；主要蘇俄此時建國尚未成功，而日本的國力正在顛峯時期，不得不顧慮日本之態度。蘇俄得知，日本對張學良的歸順南京政府耿耿於懷，暗示蘇俄，如蘇軍不深入滿洲而危及日本在滿洲優越地位，將默許旨在膺懲張學良的軍事行動。蘇俄對日本態度瞭解後，遂命其駐日大使基諾維夫向日本外相幣原表示：「除非中國向蘇聯進一步挑釁，否則蘇聯不會進行戰爭。」

當時，共產黨取得蘇俄政權才十年左右，對革命時所揭舉的以平等對待各弱小民族，共同攜手打倒帝國主義的精神指標尚未完全泯滅。因此，蘇俄決定以武力對付中國東北當局之前，曾有激烈之辯論；(甲)國家主義派認為(1)中東鐵路為俄國資本所建築，莫斯科必須堅持其權益不可輕易放棄。(2)鐵路倘入中國人掌握，將淪為其他帝國主義之手。(當時美國務卿史汀生正大力斡旋中蘇衝突，主張中東鐵路既在中國領土內，理應由中國人管理)。(3)中東鐵路為海參崴經西伯利亞通往歐洲捷徑，昔年俄人建築中東鐵路主要為此，故不能放棄。(乙)國際派認為：(1)吾人革命目的即為以平等對待各民族，摒棄帝國主義欺凌弱小與剝奪其他民族權利不當行為，故中東鐵路應交還中國。(2)以地理戰略理由，為控制在他國領土內的鐵路，則與其他帝國主義有何差別，如此必喪失共產黨革命理念，並無以服人！(3)蘇聯如認為現在的張學良政權，為資本帝國主義工具，

亦必須在中國國民革命(指共產黨)勝利後，完全歸還中國人民。兩派辯論結果，蘇俄勞農政府認為：「在目前情形下，蘇聯須與現在的中國政府共同管理中東鐵路，以免中東鐵路落入帝國主義者手中；俟中國中產地主階級剷除，中國國民革命(指共產黨)勝利後，再考慮將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人民。蘇聯現正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確保不受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之威脅；蘇聯政府並說明，蘇聯會將帝俄時期在伊朗許多財產與特權完全歸還伊朗之事實。」蘇俄政府此種說明，許多國際主義者批評，放棄特權不能拖延，歸還伊朗財產與特權已經實行，為什麼對中國中東鐵路一定要等待中國國民革命完成之後！

### 中東鐵路之戰點燃

蘇俄此時由於日本之默認，對中東鐵路用武問題，殆已完全決定，不過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與胡佛總統之命，積極設法斡旋。史汀生並聯絡英、法、義、德等國，共同努力企圖消弭戰爭；德國以其為世界第一次大戰戰敗國受協約國箝制，對現狀不滿，極力拉攏蘇俄向英、法制衡。蘇俄對此種情形瞭然於胸，也設法與德國通好，並請德國代表蘇俄在華權益。德國因而拒絕參加的史汀生首倡的美、英、法、義等國的集體行動。

日本一向欲染指中國，第一步即是完全佔領東北，因此假想敵為俄國，自從俄國共產革命後，國勢一度衰微，日本認為再將俄國戰敗後，則中國東北即成日本一國之禁臠，不容他人置喙。現在中俄中東鐵路問題，忽然有美國介入，因此在

這種情形下轉而支持蘇俄，並攻擊美國，表明不容許美國在任何形式下進入滿洲，並干涉中蘇間的中東鐵路問題。日本政府並公開指責，史汀生在民國十八年七月廿五日所提，將中蘇的中東鐵路問題，交由英、美、法、義、德、日等國所組成中立委員會處理不懷好意，係另一形式侵略。日本同時認為史汀生所提，把中東鐵路暫交國際聯盟派中立國人士主持一事為不恰當，有損當事國中蘇兩國權利，主張由中蘇兩國直接談判，以求衝突之解決，毋須西方國家參與。

蘇俄由於有日本間接的支援，聲勢為之一壯，除對我國中央政府採取強硬態度，並對張學良東北政權發出最後通牒外；同時斥責美國為貪婪之帝國主義，美國欲伸張其勢力於滿洲，與歷史及現實均完全違背等。並指責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已由美國帝國主義者誘引，成為資本主義者之工具。蘇俄更大肆宣傳，「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日本優勢所造成之滿洲現狀全然漠視等」，向日本諂媚以討好東京政權。

蘇俄自中東鐵路問題於民國十八年五月發生，運用各種手段討好日本，抗拒美國之參與，經過約三個月時間折衝，終於取得日本之默認，開始以武力壓制中國收回路權行動，惟一切行動仍甚謹慎。蘇聯係於民國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發出通牒，七月十八日宣佈與中國絕交，斷絕中東鐵路交通，七月卅日再發最後通牒，壓迫我國必須恢復以前狀態，八月五日蘇聯派會在廣州參加我國國民革命運動時的加命，為遠東紅軍總司令，八月十一日中蘇兩軍在滿洲里發生前哨戰。(待續)